

戴 浩,魏君英.湖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战略耦合协调度实证研究[J].湖北农业科学,2022,61(17):155-159,213.

# 湖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战略耦合协调度实证研究

戴 浩,魏君英

(长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以湖北省为研究对象,基于2003—2020年的相关数据,使用熵值法构建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湖北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03—2020年,湖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呈耦合协调态势,经历了低度耦合,目前已达到高度耦合阶段,且有着向极度耦合发展的趋势,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成效明显,二者存在较高的耦合关系,但仍存在耦合发展空间,需要继续探索实现高水平的耦合协调路径。

**关键词:**乡村旅游;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F592.7;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22)17-0155-05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22.17.024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Hubei Province

DAI Hao, WEI Jun-y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3, Hubei,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ook Hube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from 2003 to 2020, used the entropy method to construct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mad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tourism in Hubei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03 to 2020,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Hubei Province present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situation, which has experienced a low degree of coupling. At present, it has reached a high coupling stage, and has a trend of extreme coupling development. The effe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s obvious. There is a high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bu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coupling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path to achieve a high level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rural revitaliz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Hubei Province

2021年初,“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开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该文件的提出不仅是对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振兴战略的延续,更是将乡村旅游置于乡村振兴战略时代大背景下,以乡村振兴带动乡村旅游,乡村旅游反哺乡村振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舆情实验室发布的2016年《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指数报告》称,2016年中国进入“大

乡村旅游时代”。乡村旅游以其规模“大”、投资“大”、影响“大”的特点,在增加农民收益、拓宽农村经济来源渠道、提高村民生活品质、加快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实施的主动力和重要的实现路径。“湖广熟天下足”,湖北省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农业大省,同时省内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且独具特色,东部红色乡村旅游资源、中部荆楚文化乡村旅游资源、西部少数民族

收稿日期:2021-06-23

作者简介:戴 浩(1997-),男,湖北孝感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电话)13972396762(电子信箱)dh13972396762@163.com;通信作者,魏君英(1973-),女,湖北赤壁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电话)19527949670(电子信箱)wjy-0713@163.com。

特色乡村旅游资源等共12个5A级国家风景旅游区。为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湖北省设乡村振兴“三大片区”:乡村振兴示范区、乡村振兴试验区及乡村振兴先行区,辐射范围涵盖全省,且辐射范围内乡村旅游资源较为丰富。湖北省作为中部大省,拥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且政府大力推行乡村振兴,但目前关于湖北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研究较少,其中鲜有研究二者耦合协调度,因此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

关于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研究早些年较少,近年来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何成军等<sup>[1]</sup>对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之间进行耦合动力机制、耦合状态研究分析。王昌森等<sup>[2]</sup>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研究青岛市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的耦合关系。马瑛等<sup>[3]</sup>基于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构建乡村旅游引导的乡村旅游评级体系,对乡村振兴绩效进行评估。与马瑛等<sup>[3]</sup>研究视角类似,陆林等<sup>[4]</sup>对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框架进行研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予以展望。何璇<sup>[5]</sup>则探讨了旅游融合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衔接问题。其中不乏一些学者以某些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关系<sup>[6-8]</sup>。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的关系,也有研究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助推作用以及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关系,但以湖北这样的农业大省为研究对象的较少,且现有研究时间跨度较短,大多为10年左右。基于此,本文以湖北省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03—2020年的相关数据,对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丰富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相关研究体系,推动湖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协调有序稳步发展。

## 1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 1.1 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湖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湖北省乡村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产业强省建设——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参考有关学者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研究,遵循科学性、可获取性、代表性、可比性原则,使用频度统计法、理论分析法构建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指标评价体系。乡村振兴系统采用乡村经济、基础设施、生活质量3个要

素,用于测度乡村振兴发展程度。乡村旅游系统采用乡村环境、经济效益、社会发展3个要素,用于测度乡村旅游发展程度。整个评价指标体系如下: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2个系统;乡村环境、经济效益、社会发展等6个要素;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接待游客数、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21个指标,具体内容见表1。

表1 湖北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评级指标

目标层	系统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权重	
湖北省 乡村 振兴和乡 村旅游 系统	乡村振兴	乡村经济 (0.398 6)	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0.096 1	
			乡村居民消费指数(上年= 100)	0.105 0	
			农村人口就业数//万人	0.100 1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亿元	0.097 4	
			基础设施 (0.286 9)	水库数//个	0.085 7
				乡办水电站个数//个	0.097 9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kW	0.103 3
			生活质量 (0.341 5)	乡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 数//万人	0.100 9
				乡村卫生室数量//个	0.109 9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万人	0.103 7
	乡村环境 (0.374 8)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096 6		
		无害化处理厂数//座	0.094 6		
		治理废水项目完成投资额// 万元	0.094 3		
		治理废气项目完成投资额// 万元	0.089 3		
	乡村旅游	经济效益 (0.274 3)	接待游客数//亿元	0.088 1	
			旅游总收入//亿元	0.085 1	
			住宿餐饮额//亿元	0.089 3	
	社会发展 (0.350 9)	社会发展	城镇化率//%	0.088 4	
			电话普及率//部/百人	0.097 8	
			社区服务设施点//个	0.099 7	
			乡村人口//万人	0.076 8	

注:要素层括号内的数字表示该要素权重

### 1.2 数据来源

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得性与连续性,本文选取湖北省2003—2020年相关数据的21个指标作为测度对象,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年鉴》(2003—2020年)、《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3—202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3—2020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3—2020年),以及湖北省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

## 2 耦合模型构建

### 2.1 确定指标权重

为了避免主观因素导致的数据误差,此次研究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熵值法,同时使用极差标准化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因量纲不同所带来的结果差异。具体步骤如下。

1)数据标准化处理。

$$\text{正向指标: } A_i = (X_i - X_{\min}) / (X_{\max} - X_{\min}) \quad (1)$$

$$\text{负向指标: } A_i = (X_{\max} - X_i) / (X_{\max} - X_{\min}) \quad (2)$$

式中,  $A_i$  代表数据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  $X_i$  代表各项数据指标的原始数值,  $X_{\max}$  代表各项数据指标的最大值,  $X_{\min}$  代表各项数据指标的最小值。

2)熵值法计算熵值。计算第  $i$  个指标在评价体系中所占的比重  $P_i$ :

$$P_i = A_i / \sum A_i \quad (3)$$

计算第  $i$  项指标的熵值  $S_i$ :

$$S_i = -(\sum A_i \times \ln A_i) / \ln n \quad (4)$$

式中,  $n$  表示数据指标样本数。

3)计算数据指标权重。计算第  $i$  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C_i$

$$C_i = 1 - S_i \quad (5)$$

对于第  $i$  项指标, 指标值  $X_i$  的差异越大, 对指标体系的评价作用越大, 熵值越小,  $C_i$  则越大, 指标越重要。

计算各项数据指标权重:

$$W_i = C_i / \sum C_i \quad (6)$$

使用上述公式, 计算各项指标数据权重如表 1 所示。

### 2.2 构建耦合度模型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者之间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耦合关系, 为了进行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数量化研究, 参考廖重斌<sup>[9]</sup>提出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定量评判模型, 同时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统模型, 建立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度模型。

$$D = \left[ p(y) \times t(x) / \left\{ \frac{[p(y) + t(x)]}{2} \right\}^2 \right]^k \quad (7)$$

$$p(y) = \sum_{i=1}^{10} W_i \times A_i \quad (8)$$

$$t(x) = \sum_{i=1}^{11} W_i \times A_i \quad (9)$$

式中,  $p(y)$  表示乡村振兴系统的综合评价函数,  $t(x)$  表示乡村旅游系统的综合评价函数,  $W_i$ 、 $A_i$  分别为各自系统的权重和标准化的数据, 其中  $k$  为调节

系数, 令  $k \geq 2$ ;  $D$  表示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度, 且  $D \in [0, 1]$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度具体划分如表 2 所示。

表 2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度评价等级

耦合度区间	耦合状态
$D=0$	系统要素无关联, 无序发展
$0 < D \leq 0.30$	低水平耦合
$0.30 < D \leq 0.50$	颤颤状态
$0.50 < D \leq 0.80$	磨合状态
$0.80 < D < 1$	高度耦合, 良性发展
$D=1$	良性共振耦合, 有序发展

### 2.3 建立耦合协调度函数模型

耦合度只能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者之间的联系强弱做出判断, 但无法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者之间协调发展水平做出评估。由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两者发展程度存在一定差异, 可能存在两者的耦合度高, 但一方的综合评价函数较低的情况。一方面为了弥补耦合度模型评估的片面性; 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探析湖北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 有必要建立耦合协调度函数模型。

$$H = (D \times T)^{\frac{1}{2}} \quad (10)$$

$$T = \alpha \times t(x) + \beta \times p(y) \quad (11)$$

式中,  $H$  代表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  $T$  代表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综合协同指数, 用于反映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协同效应, 其中  $\alpha$ 、 $\beta$  为待定系数, 一般  $\alpha + \beta = 1$ , 在这里用来测量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个系统时,  $\alpha$ 、 $\beta$  均取值为 0.5。为了更直观地对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描述观察, 本文采用“四分法”划分耦合协调等级, 如表 3 所示。

表 3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评价等级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等级
(0, 0.4]	低度协调耦合	(0.5, 0.8]	高度协调耦合
(0.4, 0.5]	中度协调耦合	(0.8, 1.0]	极度协调耦合

## 3 湖北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分析

### 3.1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综合评价指数分析

运用公式计算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个系统之间的综合评价指数, 结果见图 1。

从图 1 可以看出,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发展速



度放缓。其中乡村振兴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略高于乡村旅游的综合评价指数,乡村旅游的综合评价指数于2017年实现首次反超,这与2016年湖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颁布的《湖北省乡村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2017年在湖北省黄石市召开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会议”等政策会议活动密不可分。《湖北省乡村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首次对湖北省乡村旅游进行系统规划与整合,为乡村旅游注入了强有力的动力,为今后乡村旅游10年的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湖北省乡村旅游在2016年以后蓬勃发展,连续4年增幅近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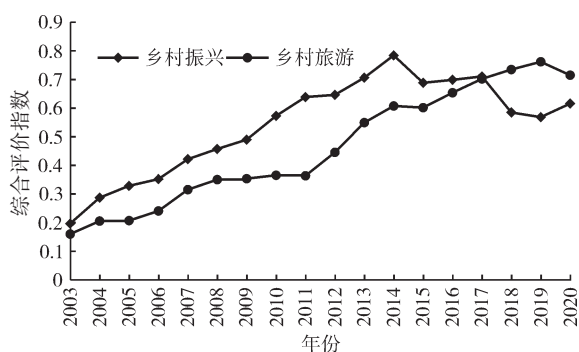


图1 2003—2020年湖北省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

### 3.2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析

运用公式计算出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之间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其结果如图2、图3所示。

3.2.1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度分析 图2为湖北省2003—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度走势。由图2可知,湖北省2003—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度整体趋于协调,除少数年份出现波动,整体耦合度呈平缓增长态势。根据2003—2020年湖北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度曲线走向,大概可划分为两个阶段:2003—2014年为第一阶段,2015—2020年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2003—2014年,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度曲线与耦合度变化趋势线几乎重合,说明这段时期内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度状态良好,耦合度不断上升。其耦合度由最初的0.297 1上升至2014年的0.585 1,耦合度增长1倍左右。第二阶段2015—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度自2014年出现小幅回落后,耦合度进入平稳增长长期,耦合度增长速度放缓,2015—2020年耦合度分别为0.566 6、0.581 1、0.594 3、0.570 6、0.570 6、0.575 2,波动幅度不超过0.0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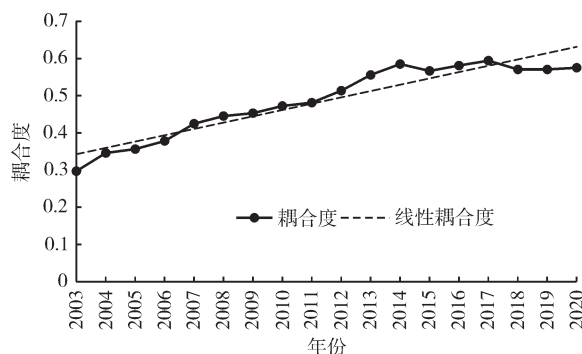


图2 2003—2020年湖北省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度变化

3.2.2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分析 图3为湖北省2003—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走势。湖北省2003—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曲线走势和耦合度曲线走势近似,整体趋于协调,除少数年份出现波动,整体耦合协调速度呈平缓增长态势。根据耦合协调等级表(表3),结合耦合协调度,将湖北省2003—2020年的耦合协调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2003—2007年为第一阶段、2008—2013年为第二阶段、2014—2020年为第三阶段。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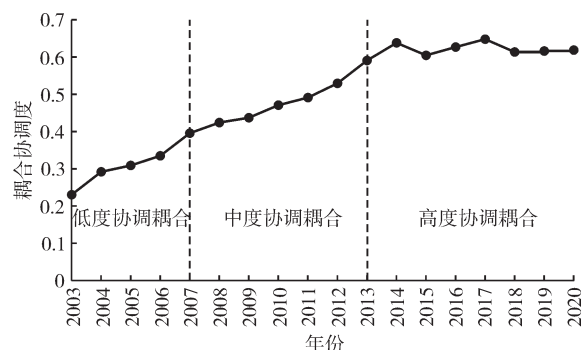


图3 2003—2020年湖北省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协调度变化

1) 低度协调耦合阶段(2003—2007年)。21世纪初期湖北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乡村生活状态比较落后。由于湖北省西部大部分都是山地丘陵,乡村以传统农业为主,交通不便,对外交流缺乏,国家级贫困乡镇连片分布。该阶段乡村旅游处于初期萌发时期,省内各地的乡村旅游较少,旅游景点零星分布。“村村通”工程实施不久,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仍需完善。2003年“非典”事件,导致2003年以后的几年外出旅游游玩人群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乡村旅游发展程度。湖北省乡村旅游本就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在遭受“非典”影响后,使得这一时期的耦合协调度很低。

2) 中度协调耦合阶段(2008—2013年)。这一

阶段,耦合协调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协调度从 0.424 0 增长至 0.590 7,增长了 39.3%。同时期,农村公路被列入《十一五时期规划》,各地的乡村道路硬化率较高,自驾游、组团等形式的乡村旅游进入黄金增长期。2011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颁发,首次提出“旅游扶贫”概念,将乡村旅游纳入到扶贫范畴。国家政策帮扶再次提升了乡村旅游的热度。这一时期,湖北省的 5A 级旅游景区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短短五年内共确立 6 个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表 4),加上之前的 5A 级旅游景区,截至 2013 年湖北省 5A 级旅游景区共有 8 个。旅游景区景点级别提升,其服务与体验感也随之提高,耦合协调等级趋于良好。

表 4 2008—2013 年国家确立的湖北省 5A 级旅游景区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确立时间
恩施州神农溪纤夫文化旅游区	2008 年
宜昌三峡人家风景区	2011 年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风景区	2011 年
神农架生态旅游区	2012 年
武汉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	2013 年
宜昌清江画廊景区	2013 年

3) 高度协调耦合阶段(2014—2020 年)。2014 年以后进入高度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趋于平稳态势,出现小幅波动。2014—2015 年耦合协调度出现波动下降,可能的原因简要分为两点。首先湖北省 2015 年上半年发生洪涝灾害,导致城乡经济损失 40 多亿元,农作物减产,农民收入降低,其消费能力相应减少。其次可能受旅游交通事故影响,2015 年 5 月陕西旅游大巴坠崖、湖南旅游大巴侧翻、6 月湖北监利“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接连发生的旅游事故,给乡村旅游的游客心理造成一定困扰,许多游客因此取消旅游计划。以上两点可能的原因造成了湖北省 2014—2015 年耦合协调度出现波动。2016—2019 年,各种政策、文件接连发布,2016 年发布《湖北省乡村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2017 年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四年提及乡村旅游、2019 年湖北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超过 23.5 万 km,居全国第 4 位等利好的消息,为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其耦合协调度稳定上升。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全球,但耦合协调度并未有显著影响,和前期相比呈持平状态。

## 4 小结及建议

本文以湖北省 2003—2020 年时间序列数据为

基础,参考借鉴现有理论,根据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模型,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综合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对湖北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的耦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根据研究结果,现得出以下结论。

1)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者的综合发展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中间时段均出现过波动。但乡村旅游发展势头较猛,前期综合评价指数一直低于乡村振兴,2017 年实现反超后,一直领先发展。

2)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者之间存在着极高的耦合度,两者的目标都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教育文化传播等。一方面乡村振兴为乡村旅游提供了发展动力和政策支持,另一方面乡村旅游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发展要素。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帮扶、相互作用,最终达到高度耦合阶段。

3)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体趋于协调,阶段性特征明显。前期(2003—2007 年)耦合协调度较低;中期(2008—2013 年)耦合协调发展步伐加快,逐渐趋于协调;后期(2014—2020 年)已达到高度协调耦合阶段,耦合协调程度放缓,但仍然呈增长态势。

旅游业以其超广的辐射范围,具有“一业兴,百业旺”的关联带动效应。应充分发挥好乡村旅游的关联带动效应,发展乡村旅游,以助力乡村振兴。在发展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用乡村旅游反哺乡村振兴,实现旅游脱贫。为推动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实现协同发展趋势,达成优质耦合,现提出如下建议。

1) 深度挖掘乡村旅游资源,延长乡村旅游产业链。湖北省拥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充满神奇色彩的神农架、如诗如画的恩施、田园生活式景色秀丽的宜昌等,同时也是湖北省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在尊重地区风俗习惯的基础上,结合民族特色开发具有当地民族特点的旅游产品,建立玩、娱、购为一体的少数民族乡村特色游,延长乡村旅游产业链。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可以为当地带来经济收入,同时由于当地人参与旅游业的各个环节,乡村旅游还在一定程度缓解了农村就业问题,加快了农村产业转型升级。

2) 加大乡村旅游宣传力度,提高乡村旅游知名度。“中国农谷”荆门、“楚国故都”荆州、“中国三国文化之乡”襄阳等,湖北省拥有数不胜数的乡村旅游景点,但这些旅游美称只有少数人知晓,宣传力度的缺乏导致乡村旅游的对外知名度不高。同时在发展过

(下转第 21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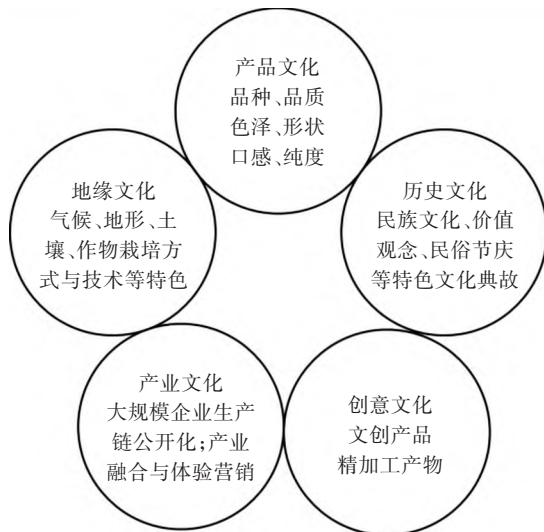


图2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文化价值的挖掘角度

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时,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合为“新六产”,以多种形式为消费者全面展示农产品品牌的整体魅力。文化产业应作为第四产业,融入到“新六产”建设中,才能提升品牌内涵。如微山湖红荷湿地将抗日时期的红色作品以展板、音乐等形式在观光线路中呈现,有利于消费者读懂微山湖产品背后的文化故事。园区或景观的文化融合,一方面为游客提供地方文化宣讲,有利于增强观光的综合性与知识性;另一方面对区域品牌建设起到助推作用,帮助消费者更深入地了解地域文化,促进品牌产品的销售与市场推广。此外,在产业融合过程中,应尽可能减少季节对游客的影响。譬如,

(上接第 159 页)

程中乡村旅游发展定位模糊,同质化现象突出,襄阳和荆州皆以“古城”为宣传点,其结果便是“两败俱伤”。目前湖北省加大乡村旅游的宣传力度,找准乡村旅游市场定位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乡村旅游的良好发展加快乡村振兴的稳步推进。

3)加大乡村振兴实施力度,促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湖北省东部丘陵,中部平原,西部山地,多样化的地形地貌孕育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也加大了乡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建造难度。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使得乡村经济发展较慢,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有待开发,各种外部资源也难以进入旅游资源丰富的乡村地区。因此需要大力贯彻实施乡村振兴,为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注入资金和动力,基础设施的健全会增大对游客的吸引力,从而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繁荣。

参考文献:

[1] 何成军,李晓琴,曾 诚.乡村振兴战略下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

对于“农家乐”“渔家乐”等观光性为主的产业融合产物,在客流量较少的秋冬季与非节庆日,企业可通过直播带货、公众号推广等方式,定期宣传地域文化,以保证品牌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通知[EB/OL].[http://www.moa.gov.cn/nybg/2019/201902/201905/t20190517\\_6309469.htm](http://www.moa.gov.cn/nybg/2019/201902/201905/t20190517_6309469.htm),2019-02-20.
- [2] 新华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EB/OL].[http://www.moa.gov.cn/ztlz/jj2021zyyhjw/zxgz\\_26476/202102/t20210221\\_6361865.htm](http://www.moa.gov.cn/ztlz/jj2021zyyhjw/zxgz_26476/202102/t20210221_6361865.htm),2021-02-21.
- [3] 杨 民.传统文化元素在农产品包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0,4(3):92-93.
- [4] 刘 卓.农业与文创融合背景下的农产品包装设计[J].包装工程,2020,41(20):265-270.
- [5] 徐 孟.农耕文化对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文化建设的影响分析[A].2015华东暨安徽省农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C].合肥:安徽省农学会,2015.50-53.
- [6] 陈 亭.基于文化视角的农产品品牌营销策略[J].现代交际,2016(17):74-76.
- [7] 高晗吉,林 曦.融合地域文化的农产品公共品牌形象设计策略研究——以瑞安农产为例[J].建筑与文化,2018(2):186-187.
- [8] 邢 晗.黑龙江民俗文化与农产品品牌设计研究[J].艺海,2020(5):74-76.
- [9] 聂亚珍.创意农产品的价值体系分析[J].江汉论坛,2011(3):37-40.
- [10] 崔登峰,黎淑美.特色农产品顾客感知价值对顾客购买行为倾向的影响研究——基于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J].农业技术经济,2018(12):119-129.
- [11] 李娜娜,邓淑红.陕南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品牌价值评价研究[J].湖北农业科学,2019,58(19):57-60,201.

旅游耦合发展机制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6(2):101-109.

- [2] 王昌森,张 震,董文静,等.乡村振兴战略下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9,35(13):97-101.
- [3] 马 瑛,吴 冰,贾榕榕.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绩效评价研究——以太原市王吴村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42(12):1-10.
- [4] 陆 林,任以胜,朱道才,等.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J].地理研究,2019,38(1):102-118.
- [5] 何 璇.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衔接问题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21(5):155-157.
- [6] 马小琴.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9):257-262.
- [7] 庞艳华.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关联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11):315-320.
- [8] 李志龙.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机制与协调发展研究——以湖南凤凰县为例[J].地理研究,2019,38(3):643-654.
- [9] 廖重斌.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热带地理,1999,19(2):171-177.